

主題：文學與生命

利格拉樂·阿女烏，漢名高振蕙，台灣原住民排灣族人，1969 年生。在這篇文章中，從一個原住民女性的角度，談生命的死亡，面對生命的嚴肅議題。一直以來，台灣原住民女性始終無法在主流社會的父權文化與部落社會的傳統價值之間為自己的處境找到一個發聲的位置。哲學家海德格曾說：「人是向死的存在。」生命的誕生，也代表了將有一天會結束。文章中藉由一場意外，探討女性的自覺成長，與生死問題的面對。

彩虹衣與高跟鞋

作者：利格拉樂·阿 女烏

那一年的冬天，家裡發現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巨變，利格拉樂家族第三代中最小的女兒，在一場交通事故中喪生。

同年沒多久的時間裡，不知道是否因為過度的悲傷，利格拉樂家族的大家長——紅嘴巴的利格拉樂家族 v u v u，也因為眼睛發生了病變，漸漸地失去了視力，在大武山入秋後最美麗的時分，望不見山中時序的變化，從此這個世界對於 v u v u 而言，只剩下晃動的影子與聲音，不再清晰的部落對於她而言，似乎也慢慢地只存在於某些生活的意義；至於其他，在之後的幾次對話中，我才知道原來妹妹的離世，對於 v u v u 來說，是一件我們當初所無法想像的變化。

無論是因為婚姻關係，或者是因為後來的工作原因，我由於幾乎都是在平地生活著，並沒有太多的母部落生活居住記憶，偶爾回去，大多也都是因為家裡有事情必須回去參與，或者是因為愈來愈多的自我追尋，所延伸的部

落田野工作和訪談，但總歸來說，對於一個自稱為排灣族女子而言，停留在部落中的時間畢竟仍然是過少。

每回歸去，因著對於 v u v u 的挖掘，總是不自覺地將眼光停駐再她與母親的身上，或者是因為如此，有形無形中忽略了許多事物；比如，我不知道原來 v u v u 的視力早已經隨著年齡退化中，而關於生活中的一切行動，除了以熟悉的動線來做移動的判斷之外，小妹在 v u v u 的生活中更是佔了不可或缺的位置。

小妹在父親過世那天，隨著母親回到了睽違已久的部落，對於母親來說，那不僅僅是個回歸母體的動作，同時也必須依靠時間讓祖靈與族人再度接納她。而對於小妹？曾經有過幾次，我在無意間與小妹的閒聊中碰觸到這個部份時，除了表示不得不接受之外，似乎也沒能有太多的選擇，直到後來談了一場小小的部落戀愛之後，小妹對於部落戀愛之後，小妹對於部落的認同有較深的強化；總地來說，小妹仍認為自己是所謂的外省第二代多些，儘管，她是我們這一代裡面，母語說得最好的一位小孩。

事實上，我從來都不知道小妹的母語是怎麼學來的？因為家中的三姊妹交談仍是慣常地使用中文，即使是與母親對話，向來也都是中文為主，母親在早年眷村的生活，已然磨練出一口還算標準的腔調，若不仔細聽，大概還真不容易聽出差異，而小妹跟著母親回到母部落之後，生活中相處最直接的家人除了母親之外，大概就要算是 v u v u 了，甚至有過一段時間哩，母親因為工作的需要短期離家，部落的老房子中就僅剩下她和 v u v u 二人了。

什麼樣的相依為命，可以讓小妹開始學習母語？又是怎麼樣的一種情

境，可以讓 v u v u 去了解，這個語言不通的孫女兒的生活需求？這是後來在為小妹守靈的夜晚裡，慢慢地從 v u v u 口中得知故事；見 v u v u 撫著小妹的靈柩，目光卻沒有焦距地四處飄移，彷彿在尋找什麼似的，隨著大阿姨與母親的翻譯，在長達一周的守靈裡，我聽到了很多關於她們祖孫二人的相處模式，鼻酸隨著眼淚浮動，「l a m i n（小妹的排灣族名）才是我們家真的小孩兒，因為只有她可以和我說祖先的話！」v u v u 如是說著。

v u v u 的年紀已經超過八十歲了，照她自己的說法，就像是河床中失去水分滋潤的蘆葦枯枝，隨著秋風飄落著，就等著大武山上的祖靈招喚。

長年被飄邈雲霧鎖遮掩的大武山頭，在老人家的口傳中，是一個美麗的所在，唯有依循著傳統的族人才有機會抵達，並與過往的親人相聚。v u v u 的兒子們都早逝，她早早就嘗到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心酸滋味，記得有好幾次 v u v u 數落到幾個比她早離世的家人時，總是不免一陣咒罵，說是不懂體恤為人父母的辛苦，遺留她在這個世間裡受苦受難，還要為了維繫利格拉樂家族而努力。

隨著第三代、第四代子孫的陸續出世，v u v u 曾經以為一向人丁薄弱的家族，終於可以因為新生兒的到來，增加幾許熱鬧的氣氛，只是，她大概怎麼也想不到，這些陸陸續續的孩子們，沒幾個人回到部落的家屋裡生活，不是隨著父母在外成長，不然就是加入他人家庭，為其他的家族增添人口去了。她雖然並未離開部落加入外界的變化，但是，生活情境與社會結構的改變，卻徹底地改造了 v u v u 的世界。

小妹與母親約莫就是在那樣的一個時間點裡，回到了母部落、回到了 v u v u 的身邊。

小妹個性向來剛烈直率，與過世的父親脾氣非常接近，又仗著一身標準南方大妞體型，自小遇到什麼事情總愛挺身而出，與父親著名的正義感同出一轍。雖然小妹回到部落的時候，才不過小學五、六年級的年齡，迥異的生活讓她十分地不能適應，喪父的哀痛無人在她身邊化解，當時，我與大妹都已經進入家庭、嫁做他婦，中南部的遠距，讓我們對於這個小妹的照顧，顯得格外地心有餘力不足。

加上當時小妹的年紀也小，約莫是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跟隨母親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只是，母親自己也正徬徨無措面臨的未來沒有丈夫的日子，對她一向不甚友善眷村，在父親離世之後，已經不具有任何留下來的吸引力了，選擇離開是當下唯一可行的路，至於去哪裡？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而當時聽聞父親驟然過世消息的部落親人，在趕來協助之後，提出了母親回歸部落的建議，適時地為母親開啟了一條未來的路途。

在這所有的思考過程裡，小妹成了沒有聲音的晚輩，也不能提出任何她自己的想法，「跟著母親走就對了！」小妹事後每回想起這段過往時，就只有這麼一句話交代自己的心境，似乎多也沒有什麼意義，畢竟在當時，所有的事情就是這麼進行著，若說願意，從來就沒有人想過：小妹究竟想去哪兒？

守靈的第三夜，v u v u 與我們談起了小妹的想法，「其實 l a m i n 從來就不想留在部落裡，她還是認為自己是外省人的孩子。」v u v u 睜眼回憶的眼睛收尋著著她與小妹交談的記憶，似乎這番對談不過才是前二天的事情只是怎麼才一覺醒來，竟是天人兩隔不勝唏噓；「但是最懂得家裡事情卻也是她啊！」一旁已然沉默許久的 v u v u，突然地說出這句藏在心底深處的話，我知道，儘管我平日如何地相信自己是排灣族的女兒，但是遠離部

落的結果，正如當初母親所說：「離開祖靈關懷眼神的孩子，終將會遭部落遺忘！」的心酸。

守靈第五夜，母親與 v u v u 悲傷的情緒開始麻痺，常常，只是呆坐在小妹的靈柩前，偶爾手撫著靈柩喃喃自語，母親總是抱怨著小妹不孝的早逝，徒留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傷痛，想著念著就是一陣哀嚎，讓旁人總是聽得一陣鼻酸，不知道該如何安慰是好；部落裡的傳統，每當遇到婚喪喜慶之際，每戶總是會派一丁點前來協助，或是安慰家屬、或是協助雜務事項，充分地達到了敦親睦鄰的功能。

小妹的遺體尚未運回家中時，得知消息的部落族人，便已經陸續到達家中幫忙，依照親疏關係做工作分配，有的人幫忙搭蓋靈堂，有的人則是開始埋鍋造飯，進入守靈階段之後，每天將會有數以百計的人前來，安置這些人的飲食成為一項重大的工作，喪家已經無力處理這些事情，只得依靠這些平日生活在一起的族人們，以熬過這一段最痛苦的時分。

v u v u 與母親表現哀痛的方式不同，她總是以一方毛巾掩住臉龐，若不是雙肩不斷地抽動，大概很難聽見那斷斷續續的嗚咽聲，這是 v u v u 在一個人的時候才會如此，一旦有其他族人前來哀悼的時候，她便無法抑制地放聲大哭，彷彿唯有如此才能將她的傷悲表達於萬一；於是，幫忙拿毛巾的、拿衛生紙的、安慰的人各司其職，同時得隨時注意老人的身體狀況，避免因為過度的哀傷而昏倒暈眩，我們在一旁卻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安撫 v u v u 失控的情緒。

同樣身為利格拉樂家族第三代的孫子，v u v u 對於小妹的情感完全迥異於我與大妹，其實這其中的差異並不難理解，畢竟，真正習得母語並能與

之交談的是小妹，只是誰也都沒料到她居然會在生命正要開始璀璨的二十歲之際，因為車禍事故離開了我們的身邊，而當時正是 v u v u 開始大量倚賴小妹的時候，舉凡生活上的種種，包刮看病、歲時祭儀的提醒、生活照料與家居，幾乎完全是顛覆了數年前小妹剛回部落時，由 v u v u 照顧她的起居狀態，生命的無常任誰都想不像不到。

因為是車禍事故，小妹的遺體還必須由檢察官驗屍，方能入殮下葬，停靈了一周之後，所有繁複的官方相關事項終於結束，每回的相驗與詢問，對於家人無異都是一種嚴重的創傷提醒，母親面對檢察官頻頻以嚎哭納罕表示抗議，而 v u v u 卻是異常地冷眼觀看，除了一向不信任平地人的敵視態度之外，有更多的情緒是來自對於死者的不敬，她甚至相信死者會因此無法安息，此種對靈的尊敬，大約是平地人永遠也學不會的功課。

喧鬧嘈雜的一周終於過去了，家族裡七嘴八舌地討論著小妹的下葬方式，傳統的老人認為，應該讓小妹入利格拉樂家族的墓穴，畢竟，小妹是第三代中唯一有可能繼承家族的女兒（我與出嫁的大妹皆因外嫁他族喪失了這個資格），所以進入家族墓穴是唯一的方式；但是，身分認同與小妹較為一致的大妹堅持反對，「你們都知道她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是原住民，進入家族墓穴她並不會快樂不是嗎？」一句話擋下了所有的討論。

於是，大家將眼光望向了母親，這個時候只有 v u v u、母親與我（名義上）有決定權，而母親因為身為母親，她的意見自然是最重要的結果，猶豫不決的母親半晌不吭聲，知道自己的意見將成為最後的關鍵，只得任眼淚汨汨流下；誰也無法苛責母親的躊躇，只是終究還是要有答案，一場喪事讓大家筋疲力盡，之後還要面對無止盡的官司訴訟，眼前的事情勢必要有個終結。

v u v u 聽不懂我們以中文交談的內容，但是見多了人生百態的她，也清楚知道小妹到了該下葬的時候，能夠引發劇烈討論的事情大約也就是這件事吧，始終沉默的她突然開口發了聲：「還是聽莉芭拉（大妹的排灣族名）的話吧，l a m i n 不喜歡吵，就讓她自己住一個家吧！」於是一切塵埃落定。

家人為小妹在家族墓穴不過幾步路的距離，買下了一小塊土地，成為小妹未來再另一個世界的居處，一則不會距離家族太遠，二來又保有她自己的空間，看來似乎是這件劇變中，唯一還算順利的事情；在一個有點陽光的清晨裡，部落裡的族人陪她走完了最後一段路，一路上，v u v u 依舊以那一方毛巾掩臉行走，頻頻呼喚著小妹的名，至於嗚咽的聲音，大概只有小妹最清楚了。

——原載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日《聯合報》

品味時間：

- 1.我們應該以何種心態面對「死亡」這件事？
- 2.在強調兩性平等的現代社會，古代女性有所謂的「貞節牌坊」，請說說你對這件事的看法。